



俠女記

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

中華民國五年九月出版

俠女記

定價大洋一角

翻印必究

撰著者

匏

夫

出版者

甲寅雜誌社

印行者

亞東圖書館
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福華里

亞東圖書館

俠女記

匏夫

距今百年以前。金陵某街一客店。棟宇殘朽欲傾。招牌塵霾黯淡。幾難辨認。店內滿排木棹橈。污垢破敗。觸目作三日嘔。過其門者。殆不問而知爲下流社會棲息之所也。時值初秋。殘暑未盡。店中庸伙。奔走操作。汗下如雨。未嘗稍休。店主箕踞坐櫃檯中。以手揮扇。觀街中往來行人。眼光迎送。似不勝其忙者。此時有衣服修潔。狀如豪門家丁者。自外入。拍櫃大聲曰。店主。此中有陳秀才者在。

否。店主答曰。湖北人耶。誠寓此。頃尙未出外也。其人左右顧。見此中污穢光景。狂笑曰。陋哉。貴店。非天下所罕有者耶。吾不意讀書人亦居之也。天下有如是之店。而可居讀書人耶。店主悲曰。客爲誰。客入吾門。吾未嘗開罪於汝。汝胡謾語不遜若此。汝殆無父之子。自有生以來。未嘗得受教訓者。來者亦怒曰。老畜。汝勿喋喋。汝試捫心自問。吾所言有一語誣汝店者否。汝苟知愧者。當速匿溺器中。掩汝醜。尙敢厚顏強辯爲。店主大怒。攘臂而前。勢將用武。傭僕復和之。聲譁然。閤堂宇。忽有小童自內奔出。排解曰。諸君且息。

怒。此人果欲面陳先生者。吾當導之入見。奚必作此無謂之爭。來者霽顏曰。小友。汝其陳先生之僮耶。汝真解人。彼輩憤憤。殊不足與語也。遂隨之入。至一小室。見一英爽少年。衣服樸素。方伏案觀書。意態閒適。若自忘其所處爲陋室者。乃近前爲禮。少年起立問故來者曰。某吳氏僕也。家主遣某敬迓先生。幸勿吝玉。少年微笑曰。汝主人果晤客耶。然前者屢不賜見。何爲者。曰。是時家主實抱病。致勞先生往返。今愈矣。特邀相見。望先生速行。少年曰。汝稍坐。容吾略整衣履。少頃。遂與之出店。店主見二人去。乃問僮曰。小琴。

適來僮夫何人。曰。姓名吾不知。但知其服役於吳百萬家耳。店主曰。怪道其盛氣凌人。凡爲吳百萬之僕者。大都如此。使吾爲官者。此輩不當殺却耶。傭伙聞二人語。卽趨問曰。汝主此去。想不日入贅矣。小琴曰。以我思之。或如是。店主曰。此何俟言。雖然。吾有事懇子。素聞吳氏甲第極閎麗。欲入觀。乃無道可由。汝主入贅日。汝能導吾飽眼福。則感汝不盡矣。汝其允否。曰。此無不可者。曰。汝旣諾。屆時幸勿忘。小琴笑曰。吾固不善忘者。但細思之。吾恐汝所謂僮夫者。見汝入。必將尋隙而辱汝。汝其能無慮耶。店主愕然曰。汝言

是也。彼僮夫聲言如獠犬。吾實厭見其人。苟彼在者。吾決不去。爲愈。衆爲粲然。

余書至此。當略叙少年之家世。以告閱者矣。少年名鸞。字穉梅。世居江夏。父某。鹺商也。往來江左。以豪富聞。晚歲貿易中落。憤鬱而沒。穉梅年尙幼。母撫之。家日益貧。無力延師。就學村塾中。穎悟異常。兒好詞章。不屑屑爲舉子業。年十五。入邑庠。仍力學不倦。又三年。母以其將冠。令就婚金陵。先是。穉梅在襁褓中。其父爲聘金陵吳商女爲妻。吳亦業鹺。富甲江淮間。俗呼之爲吳百萬。與陳某友。

善。故相結爲婚姻。陳沒後。音問鮮通。至是。其母以所私蓄貲。遣穉梅行。顧穉梅雅不欲。以爲少年求學之期。而坐擁末頭人。寧非大恥。且自顧生計。不能獨立。一旦早婚。反增母累。諫母甚力。其母含飴念切。不從。私囑戚友。慫慂之。謂金陵爲文人萃會之地。子居甥館。可藉以從名師遊。較之家居獨學。事半而功倍。爲學計。善莫大焉。子奚爲不行。穉梅然其說。遂辭母。攜僮東下。季春抵金陵。囊金羞澀。屈居陋店。造吳氏十數次。門者以疾辭。未得一面。穉梅無奈之。惆悵而返。羈旅光陰。轉瞬已過炎夏。資斧告盡。借貸無門。正值

進退維谷之際。而吳商延請之使忽至。

吳商者。名仲乾。好結納官場。官吏羨其富。亦樂就之。以此聲勢煊赫。聞穉梅之來也。厭其貧。以爲吾昔與乃父訂婚姻者。因彼富耳。今若是。吾奈何以掌上珠。媚此窮酸。辱吾門第。且以乃父與媒妁。皆已沒。孺子弱不足畏。陰萌悔婚之念。故屢稱病不相見。後其妻知之。私告其女。女方刺繡。聞之大驚。不覺針落於地。妻叩其意。女不言。惟俯首嗚咽而已。妻知女志不可奪。力慰之。謂汝勿慮。吾當阻其謀。不使逞。女無語。自此眉峯雙鎖。若抱無涯之戚者。妻深憂。

之。又以吳性暴急。爭則決裂。思乘機說之。而苦未得其間也。一日飯後。與吳閒話。吳忽問今日何日。妻笑曰。今夕七夕。汝不知耶。吾儕又當陳瓜果。比肩作密禱矣。吳曰。歲歲看牛女渡河。已成慣例。亦復有何意味。幸卿清興尙不減少年。反令老夫情致勃發矣。妻嘆曰。吾儕白首偕老。自覺觸目皆欣。但不知彼別鵠離鸞者流。今夕心中。又當是何感慨。吳曰。使吾爲月老。當使世間有情人。都成了眷屬。無復有離恨二字。豈非大快事乎。妻曰。汝言旣如是。乃欲悔陳氏婚。此又何也。吳大慚。勉強應曰。此事又當別論。且吾固爲

女兒謀幸福也。妻曰：子以陳郎家貧爲不幸耶？人生窮達，豈可預料。陳郎既列黌宮，將來騰蹕，亦屬意中事。吾殊不敢以彼現時窮況，遂毅然斷定其終身。吳哂曰：噫，此汝理想中之事實耳。妻笑曰：子理想中欲婿一富家兒，以爲遂可終身長守富耶？純袴子弟，驕奢淫佚，在所不免。子能保其長此不貧否？即使如子之意，遂終身富貴壽考，無一絲不如意之事，滓於其間。然於陳氏退婚一節，在旁觀者評議，吾恐其對於我家有嫌貧愛富之譏。而於女兒名譽上，亦不免微瑕之嘆。權衡得失，我不以子意爲然也。吳默然。妻再

與言不答。但手杯茶。細細品之。似個中滋味。有絕大研究者。良久。忽啞然笑曰。微子言。吾幾忘却一事矣。卽呼僕入。語之曰。速往客寓。延陳秀才來。勿誤。僕去。妻問其故。吳仍不答。妻竟莫測其旨。不一時。穉梅至矣。門者導入廳。廳寂無人。其中陳設彝鼎珍玩。皆精美絕倫。中懸畫一幅。爲加官晉爵圖。穉梅一見。卽笑此間非雅人之所居者。少頃。吳出。寒暄畢。卽問曰。足下不遠千里而來。不審果因何事者。穉梅大異。繼而悟。答曰。此來無他。家母遣婿敬候丈人起居耳。吳佯驚曰。足下翁婿相稱耶。此大誤會。老夫曩者與尊

翁無此事。不過酒後一戲言耳。穉梅曰。吾曩者年幼。誠不知此中情事。苟稍習聞公之爲人者。吾今決不與公見。雖然。公言婚事。乃戲言。公可斷定果無婚書耶否耶。其明以告我。吳大沮期期曰。婚書耶……容或有之。但一時也。非所論於今日者。穉梅怒且笑曰。某不意公之出此言也。吳曰。吾不與子作泛語。足下今日倘能立以百輛來迎者。吾卽以吾女嫁子。若不然。老夫縱或無異議。其奈南京萬家之譏誚何。足下須知吾女生長膏粱文繡之中。服用清華。已成習慣。使一旦而入尊府。飲食起居。在在不能如意。縱吾女

甘貧無怨。然金玉之質。何堪穢濁。足下視之。亦復何忍。使吾處足下之地。吾則得一農家女爲妻。以其勤於操作。治家爲益實大也。若吾女者。旣不能執井臼之操。反增坐食之累。足下又何樂而娶之。凡吾所言。非敢有意寒盟。負尊翁於地下。實出事勢之所不得。不然者。與其交謫於將來。不若離婚於此日。……穉梅不待其詞畢。卽止之曰。止。止。吾殊不耐聽。汝欲離婚則離耳。吾非汝婿。詎不能立於天地耶。言訖。起身欲行。吳阻之曰。姑稍坐。尙有事未了。卽呼左右以筆硯至。謂曰。請足下書一字以爲信。穉梅至此。不能復

忍勃然大怒曰。吾言詎不足信。而逼我爲城下之盟耶。汝真人頭而畜鳴者。吳撫其肩曰。足下勿怒。此易事。足下旣出之於口。不妨形之於筆。又何吝此數字爲。穉梅憤極。自思此等禽獸。苟非老母在堂者。吾必立碎其顱。吾今雖不與之計。但決定不寫。彼其能奈我何。繼而轉念。吾若不書。彼心必不甘。以彼錢能通神。心術又復狠毒。將來或賄官誣我以罪。或遣人暗刺於途。亦屬意料之事。吾奈何。有用之身。而殉無益之死。豈非大愚。思至此。不覺拍案曰。陳鸞汝誠大愚。大丈夫得志。何患無妻。卽奮筆書退婚字一紙授之。

擲管於地。嘆曰。淵淵金石聲也。吳捧紙喜極。大笑曰。足下真快人。何時返鄂。吾略具三百金。權以壯行色。幸乞收納。隨命左右取金。穉梅叱曰。蠢奴陳鸞。豈賣妻者哉。拂袖而出。

是夜。長空淨無纖塵。新月一鉤。照大地作白色。微風振葉。颯颯有聲。金陵萬家。皆爇百合。陳瓜菓。製並蒂之蓮。祝比翼之鳥。愉快之色。懽怍之聲。與香煙燭影相繚繞。彼離婚人如穉梅者。對此情景。其感慨爲何如耶。而店主殊不曉事。屢向穉梅語。刺刺不少休。穉梅厭之。乃出外作踏月之遊。信步至秦淮河桃葉渡間。樓船燈火。

絡繹不絕。若無數火龍。蜿蜒水面。與月色波光相掩映。而笙歌雜奏。笑語喧聒。耳目所觸。無非繁華囂競之景。穉梅殊不耐。乃轉至復成橋畔。一道清溪。兩行垂柳。遊人絕跡。萬籟無聲。頓覺爲之一爽。穉梅徘徊良久。不忍舍去。倏聞一縷笛聲。如怨如慕。隨風而至。穉梅訝曰。何家玉笛。如此清妙。成連海上。移我情矣。尋聲而往。出於岸東水閣之中。蹀躞其下。仰見一清麗女郎。倚欄弄笛。穉梅驚喜。停趾聽之。俄而女郎覺有人立閣下。聲頓止。微睨之。起身而入。穉梅竚立若癡。頗涉冥想。忽左側門砉然闢。有小婢出。問曰。郎君